

蘇聯紀行

謝覺民

前言

由於蘇聯在史大林統治時期，持續不斷的支
持中共，遂行其赤化中國大陸，竊佔中國領土政
策，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中國與蘇聯曾斷絕
邦交歷時五年，及後，中蘇雖曾一度復交，但是
中國在俄外交人員仍然受到俄方嚴密的監視，他
們的郵電，概受到俄方的檢查，據說，連看一次
芭蕾舞，買一張火車票，往往都要經過半個月以
上的公文往還，方始可以達到目的。民國三十八
年（一九三九）大陸淪陷，中蘇外交關係又告中
斷，嗣後，又是歷時二十多年之久，就不會再有
中華民國人士踏進蘇聯國境，鐵幕深垂，重重隔
闕，誰也無法說出蘇聯的真相，俄國人到底是在
過什麼樣的生活，俄國人對於中華民國的國民，
都存着何種的想法。

從莫斯科到塔什罕

直到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四月，大地

春回，春暖花開的季節，筆者個人獲得一個很
難得的機會，應蘇聯國家科學院中國地理研究所
所長德柳辛之邀，前往蘇聯，作了兩週的訪問。

我的旅遊範圍，曾自蘇聯首都莫斯科，飛往
中亞的塔什罕。會晤了一些蘇聯的名流學者，在
全蘇聯最大的莫斯科大學作過一次演講，同時，
惹上了一场大大小小的麻煩。

蘇俄國家科學院之所以邀我訪俄，主事者是
該院中國地理研究所副所長查江，查江曾經到過
北平，中英文造詣俱深，是一位頗享盛譽的學者
。他一向非常重視，也很熟悉中國問題。一度赴
美訪問，為期兩三個月。查江在美國親眼目觀各
大學都存有許多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資料，還出
版了許多專著，尤其是對於中國大陸問題頗有研
究的人才如此之盛，使他甚為驚奇。因為美國與
中共並未建交，也未會建立正式關係，往來亦艱
，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研究，竟會那麼樣的深入
，那麼樣的有成就，在他初初想來這委實是不可

思議。不過，經過他深入探討以後，查江終於發
現，美國學術界比較蘇聯開放，只要有學問的
中國人，都可以在美國担任教授，參加研究工作
。因此，當他訪美返蘇後，便向有關當局提出建
議，遴選一位中國學人，前往訪問。由於筆者在
美國匹茨堡大學担任地理學正教授多年，於是，
俄方便徵求我的同意，使我成爲那麼許多年來第
一位訪俄的中國學者。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十日，我離美首途，道經
巴黎，直飛莫斯科，對於這一次隻身入鐵幕，我
並不擔心個人的安危，祇是爲避免麻煩，還是儘
量少帶行李，隨身所攜，只有一口皮箱，一個公
事包而已。當然，免不了的，我還攜帶了一架照
相機。

到達巴黎機場，登上蘇聯客機，先就接觸了
俄國人刻板、落伍、重手續而又够笨拙的一面；
——在登機入口處，先就看到大小行李，有如山
積，俄國航空公司的人員，必定要先叫某人，再
取出他的行李兩相對證，然後，才准旅客登機行

李入艙。光是這一道毫無必要的手續，便浪費了我們不少的時間。我們是下午五時抵達機場的，起飛時，都已經八點鐘了。

蘇聯的航空事業，還算相當的發達，國內國外，航線殊不在少，尤其是蘇聯航空公司對於他們的駕駛員，管得相當的嚴，任何一架飛機失事，駕駛員的全家，都要受到連帶的處罰。這實在是鐵幕以外的國家，所難以想像的一項制度。不過，對於乘客的心理，似乎多了一份有保障的感覺。

座機飛臨莫斯科，自空中鳥瞰，但覺地勢平坦，建築稀疏，和美國大都市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委實迥異其趣。可是，一到莫斯科城裏，却又發現正由於它的屋舍人多，才會產生人滿為患，居之不易的現象。



本文作者名地理學家謝覺民博士近影。

參觀了中國研究所

下榻俄羅斯大旅館，光是旅館大門，就區分為東南西北四座，而且東西、南北之間，路徑曲折，距離遙遠，要走半個鐘頭。原來，這一座俄羅斯大旅館是專為招待外賓所建，一共有六千個房間，可以說是全蘇聯最大的一家旅館了。房間設備，當然都是第一流的，祇不過，尙未能臻及世界一流水準而已。

六千個房間，分為若干個組。組的區分，以旅客所使用的語言為定，例如，講英語的住在一起，講法語的同住一隅。住俄羅斯大旅館，又是手續綽綽有餘，等待時間頗久，登記、領飯票，以及形形色色各種設備的使用券，每一處辦手續的地方，都是大排長龍，排完了這一隊又要趕去排那一隊。彷彿這是蘇聯當局存心要外賓們領略領略俄國人的生活，一年四季，從早到晚排不完的隊。

一切手續辦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旅館執事又鄭重其事的告誡我們說：「請注意，我們開門關門，都有一定的時間的。」

在俄國，食宿必有定時，逾時就會遭到閉門羹，對於自各地前往，分秒必爭的旅客而言，自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難怪各國人士，莫不視俄國為畏途。

「他鄉遇故知」，總是一件可喜之事。何況是我形隻影單，孑然一身在莫斯科呢？就在俄羅斯大旅館，我巧遇一

位法國朋友，巴黎大學教授羅伯特·羅門。羅門和筆者很熟，我們是彼此之間不拘形迹，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因此，他一見到我，便興高采烈，開玩笑的說：

「哈，你小子也來這裏了！」

我立刻就回敬他一句道：

「不，是這裏也能見到我啦！」

羅門也是應俄國科學院邀請，前來莫斯科講學四個月，他也住在俄羅斯大旅館。

蘇聯素以芭蕾舞引為自傲，外賓捨芭蕾舞便無足觀，因此，到莫斯科後，我自定的第一個節目，便是前往國家劇院，買一張票，看了一場很精彩的芭蕾舞。俄國的國家劇場座落紅場之側，座位六千，場場客滿，買票進場都要排隊。至此筆者方始沾了點外賓之光，買票可以優先，免了一次排隊之苦。俄國的國家劇院，內部全用大理石砌造而成，再鋪上紅色的地毯，看起來相當的富麗堂皇，不過一般說來，觀眾都很有水準也很守秩序。

現今的蘇聯，大概已在漸漸注意大眾娛樂問題了，在國家劇場看一場芭蕾舞，票價還不到五元美金，就歐美標準而言，確實是很便宜。因此，觀眾也就特別的擁擠。散場後，我眼見一羣一羣的人在擠向電梯，心想樓上必定另有游樂場所，於是也跟着湧湧的人潮擠過去，費了很大的氣力，「隨波逐流」的擠到了頂樓，果不其然，樓上另有個天地。

那是一座規模很大的大眾游樂場，還附設有餐廳，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吃攤。我用手勢指指

點點，要了些看來頗為可口的食物，身在異邦嚼異味，別有一番情趣，看過吃過，拍拍肚皮，會了鈔以後，再擠進電梯，逕自下樓而去。

那一天是星期日，可是當我一住進俄羅斯大旅館，便有一位女管理員前來搭訕，聲稱她是負責接待我的，我明明知道她的「接待」含有監視



本文作者攝於莫斯科河畔，旁有一對情侶嗚嗚而談。

作用，一直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獨自到國家劇場去走了一趟，對於她的未能跟蹤隨侍，心中頗為沾沾自喜。

翌日週一，我打電話跟俄國科學院聯絡，和中國地理研究所長德柳辛通了話，他很高興，就在電話中邀請筆者共進午餐，約好了在旅館南門見面。殊不料中俄兩位地理學者竟會鬧了個笑話，我對俄羅斯大旅館迷宮似的路徑實在摸不清楚，出了大門就叫計程車，囑他開到南門。可是言語不通，我和德柳辛所長彼此，陰錯陽差，居然失之交臂，沒有見到。

這以後，又經過不少週折，方才再一度的用電話聯絡上了，約定當天下午三時，由德柳辛親來接我參觀俄國研究院中國研究所。所裏破破爛爛的，但却有很多的卡片和舊報紙。在問答之間，使我獲知他們對學術性的研究並不重視，一切俱以政治問題為中心，尤其是各種近代史的資料蒐集。

莫斯科有兩名華人

訪俄以前，筆者頻年以匹茨堡大學教授身份，出席國際地理學會，在東京、夏威夷、斯德哥爾摩、紐約、華盛頓舉行的幾次年會中，俱曾與俄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所長格那希洛夫會晤，格氏到過中國，能操華語、英語，他和許多中國學人都曾有過交往。筆者到了莫斯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所以筆者便直接打電話給他。電話是他的英文秘書接的，第一次，推說格氏感冒，約好在下週三上午八時見面，屆時，又要求我延到十

點。結果呢，仍舊是沒有見成。我想，他一定是因為蘇聯特務控制嚴密，他唯恐和我見面以後，可能節外生枝，多添麻煩。

不過，蘇聯對於專家學者、教授和科學家倒是很敬重的，尤其是教授，地位相當崇高，一位醫生，必定要當到教授方始普遍受人重視。教授與一般受薪階級，待遇懸殊，有若天淵之別。一般受薪階級在大學畢業兩年後，才能獲得約計美金一百元的月薪。可是一位教授的月薪却在八百元到一千元之間，尚且配給得有汽車。如像格那希洛夫，他便擁有汽車兩部，月薪可能還在二千元美元之上。

崇拜詩人、作家、科學家，更是俄國人一貫的風格，因此，在莫斯科街頭巷尾，各大公共場所，到處可見的名人塑像，多半是詩人、作家、科學家的，諸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等舊俄時代的作家，他們的塑像依舊完整無缺的保留。

就我耳聞目覩，俄國人是很愛國的，他們對他們的祖國有着強烈的熱愛意向，但凡招待人員陪同外賓旅客赴各地觀光，偶聞旅客對俄國政府有所批評指摘，他們從不表示「苟同」，決不隨聲附和。有時候，尤且力持異議，不惜和旅客從事激辯。

這種情形，在東歐若干共黨國家，可能亦復如是。筆者曾在某一公眾場合，遇見一位東德籍的教授，他嘵嘵不休，向筆者力陳共產主義是如何如何的好，他的妻子兒女，整個家庭全都獲得生活上的保障，一切的一切全無顧慮。筆者則誠摯坦白的告訴他說：依我實地觀察，自由世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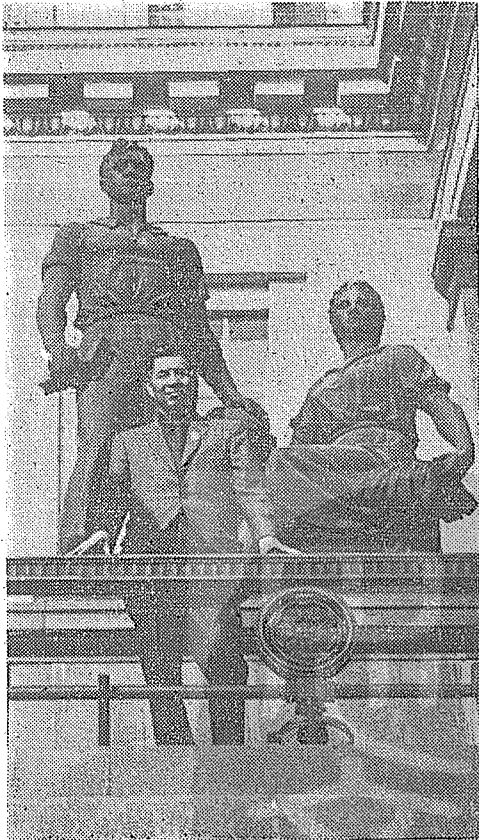
比共黨國家自由、幸福、快樂得多。我自己爲例，我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但是我在自由平等的美國社會，可以充任教授，不但能够保障一家老小的生活，而且日常生活享受全都是高級的，比你們東德教授尤爲舒服優裕。這時，在座的一位匈牙利人便岔進嘴來，「排難解紛」的說道：

「我相信社會主義，我也愛慕美國，反正，社會主義國家和美國，全是一樣的好。」

於是，在滿座開堂大笑中，結束了這一場小小的辯論。

蘇聯報紙少，英文報紙更是寥若晨星，罕於一見。在俄國發行數量最多的報紙是「真理報」，日銷二百萬份，不過，却是交由蘇聯全國各地的省縣黨部代爲分發的。

因爲鐵幕低垂已久，俄國人又沒有出國旅行



本文作者攝於莫斯科大學前。

的自由，他們對於國際事物之隔閡，那是想當然的。一般說來，俄國人對美國的衷心仰慕，已爲不可否認的事實，我來自美國，在俄國所遇到的人，多半會用一種不勝嚮望的神情，向我探問美國的種種。至於蘇聯本身，誠然現已成爲一個半開放的國家，從世界各地前往蘇聯的人已不在少，可是，訪俄動機却多半因好奇心而起，祇是想到蘇聯去看一看究竟。光是這「看一看」，時到如今，也還是相當的費事，所以很少有人單獨前往，唯一理想的途徑，仍還是經由蘇聯政府的邀請，作短時期的觀光旅行。

在莫斯科，近年以還，訪俄旅客之中，以日本人爲數最多，筆者認爲，這是一個頗堪注意的問題。至於中國人呢，則在蘇聯與中共尚未反目成仇，儼爲死敵以前，僅只莫斯科一地，即有一

萬餘人。蘇聯與中共交惡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回共區去了，以我在莫斯科多日所見，也祇有兩位同胞而已。

觸目所見，在在可以發現，蘇聯是一個全部納於管制之下的共黨國家，在層層疊疊的管制之下，俄國人唯有口聲聲的「國

家至上」、「社會主義第一」，徒然令人與一種事事勉強，事事無可奈何的感覺。至於實質生活，則一般俄國人都過得很苦，所好的是沒有種族問題，不聞階級糾紛。每一個人所住的屋子，大小一律，全部設施，概屬政府所有。較大規模的商店，仍然實施配售制度，談不到有什麼生意買賣。比較便宜一點的，唯有醫藥。筆者在莫斯科買過一劑感冒藥，索價僅合美金一角八分，難怪國際人士之間，流傳着這麼一種說法：「吃在中國、住在美國、病在俄國」了。

店夥偷懶賠賺不管

莫斯科大學地理學院院長尼古拉二世，邀請筆者前往該校演講。這一所大學規模闊大，美侖美奐，門禁尤其森嚴，一般人士難越雷池一步。校長身兼俄共中央委員，全校連同夜間部在內，計有學生四萬餘名。因此，他們的一個地理學院，就佔據了八層高樓。

筆者是日如時在十點半鐘抵達，尼古拉二世已命一名英文秘書先期守候，由一名女招待員引導而入，介紹筆者與那位秘書相晤，再由一位會說英語的女教授，導我參觀院內各處。這位女教授是學經濟地理的，她曾在加拿大住過兩年。

莫斯科大學地理學院共分十四個學系，內分地形、氣候、植物、土壤、交通、人口、海洋、測量等等。教授多達二百人，其中包括高級研究員、教授、航空測量人員等。每一學系都備有古生物、地質標本、各國地圖暨土壤……，一概用巨大櫥窗存置。由而可以想像，他們的設備確

是相當完備。

上午十一時，召集聽講學生，由筆者主講：「美國地理趨勢」，聽講者約有三四十人，由於他們的聚精會神，凝神傾聽，不難窺知他們對於這一個講題很有興趣。蘇聯至今猶仍偏重自然地理，如氣候、海洋等，事實上美國却早以「都市地理」為熱門學科。在這一方面，顯見蘇聯是落後得很多了。

講演完畢，由學生提出問題，請我解答。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所問的都是美國近況。可見蘇聯大學生和民衆一般無二，都對美國發生莫大的興趣。

然後，有一羣教授、學生簇擁着我，參觀莫斯科大學。他們的大禮堂全部用大理石建成，飾以絲絨窗幔，色彩調和，富麗堂皇，可以說是相當的豪華。參觀途中，蘇聯學生把握機會，陸續的在發問。有一名學生很驚異的在問我：

「中國人怎麼可以在美國當教授，美國怎麼會請你當教授的？」

我笑了笑回答他說：

「美國不但可以請中國人當教授，而且還請了很多很多。我們在美國按時有休假，經常出國開會、考察。上週在巴黎，本週在蘇聯，下週我還要到印度去。」

我知道，蘇聯大學生對於出國旅行是夢寐以求，由衷嚮望的。因為在蘇聯出國極不容易，必需部長級的官員，或者是名教授，方始有出國的機會。所以，大部份蘇聯學生都以爲，今生今世出不了國，但願能坐一次飛機，也是好的。

在這一講演中，我認識了一位能說流利英語的學生：加勒，他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醫師。往後他便不時到旅館來訪我，加勒很聰明，他很崇拜列寧，但却絕口不提史大林。他曾伴我赴莫斯科北平飯店用餐，廚師姓張，河南人，娶一俄女爲妻。因此我們在那兒吃了一頓「太

」豐盛的中國菜。起先我只要了一只冷盤，若干水餃，兩瓶啤酒，教加勒用筷子吃飯，邊吃邊談。詎料侍役竟一道又一道的送上菜來，算一算一連送了十五道，兩個人撐破了肚皮也吃不完。我只好命侍役取來十五個紙袋，將十五道菜一一包好，帶回旅館去吃。事後回思，也不知道是張大司務興起了同胞、鄉親之感，予我特殊優待。還是侍役在憐蘇聯政府之慨。反正北平飯店是公家開的，沒有一點競爭性，賠與賺，跟他拿薪水的毫不相干。

這一餐十五道菜的盛宴，算起賬來，也祇花了我二十元美金。

列寧誕辰的那一天，加勒前來陪我前往紅場，排隊去看列寧遺骸，離列寧之逝四十八年於茲了，他的遺魄仍然安詳的躺在玻璃棺裏，恍若熟眠。由於筆者執有護照，可以享受優先權，不必排隊等候。當筆者聽說有好些好些人從鄉下趕來，守候五六小時之久，仍然還在排隊時，筆者不由取笑的說：

「花費那麼許多時間，趕來看個死人，未免太不值得！」

但却有人悄聲告我：俄國人到莫斯科紅場胆敢不瞻仰列寧遺體，那是會要遭受「調查」的。

然而，據我所知，俄國人確很崇拜列寧，列寧之妻曾被送往西伯利亞充軍，他五十歲革命告成，五十一歲遇刺重傷，五十四歲（一九二四）積勞成疾病逝，膝下一無子女，因此筆者曾慨然的說：

「列寧死而無後，太可惜了。」

可是，臉上散放興奮紅光的加勒，立刻就接口說道：

「誰說列寧沒有子女？我們就是列寧的子女！」

拍張照片原機折回

法國僉友羅門陪我參觀莫斯科大學中文系，見到一位能講中國話的俄國教授，因他之介，得與張大司務以外的第二個中國同胞相結識，她是北大畢業生譚傲霜，時年三十八九，她和一位俄國男士陷於熱戀，幾經波折，歷盡艱難，方始「有情人終成了眷屬」，現在已經有一雙愛情結晶品了。

譚傲霜見到筆者時高興萬分，她堅持請筆者到她家中做客。盛情難却，只好撥冗一行，她家住在外的一座公寓，抵達時，她的那位俄國丈夫聞聲出而迎迓，赫然竟是一個瞎子，譚傲霜說他是一位無線電專家，正在暗中摸索，研究洋流分佈。她很希望筆者供給她一些冷曖流的資料。使筆者頗感中國女性的美德，她們對待丈夫，都是這麼樣的無微不至，用心良苦，着實令人欽敬。言談之間，自然而然的談起了毛澤東，在座的中俄人士，無不嚴詞譴責，破口大罵。尤其是俄

國人，「毛澤東是神經病，毛幫頭目是馬戲團」

，幾已成爲蘇聯舉國上下，衆口一詞的公論。

譚傲霜又曾告訴我說：在莫斯科大學還有幾個中國女孩子，在讀博士學位，她全認識，但是我却不想跟她們見面。尤其是，早在我抵達莫斯科之初，商得蘇聯官方同意的塔什罕一行，行程在即，事實上我已不能不提早些時離開莫斯科。

塔什罕 (Tashkent) 原爲中國的領土，十三世紀時成吉思汗之孫鐵木兒即曾在該地稱霸，遜清乾隆二十三年 (一七五八) 與布魯特自動來附，迄同治三年 (一八六四) 爲俄軍攻佔，自此強行納入帝俄版圖，那一帶盛產棉花，數年前該地曾經發生過一次大地震，地形可能有重大的改變，所以筆者很想去實地勘察一番。

但是由莫斯科飛塔什罕，航機訂座至爲不易，恰巧當時有一個國際科學家訪問團也要乘機前往，我正好附搭同去。

從東歐直飛中亞，上午十一時起飛，只要一個小時即可到達。當座機飛臨中亞細亞，俯瞰中亞景色，不禁見獵心喜，我自然而然的取出照相機來獵取鏡頭，殊不料，竟會掀起一場「軒然巨波」。

當飛機上有人看見我在高空攝影，立刻上前加以制止。在自由世界這是司空見慣的小事，到蘇聯就問題嚴重了。機上特務下令原機折回，下飛機後，將筆者帶到一個房間，由一名警察首領嚴詞盤詰，筆者聲明決無其他意圖，祇不過美景當前，而想拍張照留個紀念。說時，尤將照相機內，所有在飛機上所拍攝的底片全給剪下來，當

面交給那位警察首領。

可是警察首領臉色鐵青，他拒絕接受，繼續盤問如故。這一來筆者也有點光火了，乾脆把全部底片交出，正告他說：

「我所有的底片都給你了，這總該可以了吧？」

警察首領不知是否欺軟怕硬，他果真無話可說，默默的將底片收下。

沒收了我的底片後，過了一個多鐘頭，又叫我坐上一部汽車，到一座大建築物內，內有很多的女人，她們全穿制服，一個個板著臉，一見到筆者便異口同聲，嚴加指摘的說：

「你錯了，你不對！」

筆者抱定主張，「好男不跟女鬥」，對那幫女人的指責聲置若罔聞，跟那名警察首領走到一名階級較高軍官的辦公桌前，軍官拿出了四張打好字的紙，令人略略的翻譯一遍，就叫筆者在那些四張紙上簽字。

筆者心想這四張紙上寫的全是俄文，雖說已予中譯，但却唯恐譯者詞不達意，出入太大，萬一讓自我承爲間諜，那將如何是好？信手簽署，可能貽無窮之後患，因此一力堅持，要寫就該我自己起稿，俄國軍官無奈，祇好勉強允可，我乃提筆，寫了如下的幾句：

「本人係地理學教授，偶然對中亞產棉地區景色發生興趣，攝影數幀。此係本人之習慣，但不諳貴國規矩，抱歉！」

嚮往過去憧憬曩昔

簽署過這項文件以後，一樁公案，方告了結。惟歷時已達兩三小時，原機早已起飛，筆者因向俄方提出抗議，俄方只好另行爲筆者安排，找到了一架飛機，飛往塔什罕。機上乘客，連同筆者共祇三人。下午六時再到機場，又經過了一次繁複之至的手續，午夜一時，方始抵達目的地。

筆者在塔什罕停留三日，再搭機直飛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Kabul)，同機者約二十餘人，其中祇有一位會說英語的乘客，經由他的傳譯，一位烏孜別克人很熱誠的邀請筆者到喀布爾對面集體農場，他的家裏去參觀，他說他還有個孫子住在中國的新疆。由於時間不及，只好婉謝，但却失去了一次親眼目睹集體農場真相的機會。

俄國人對於飛行安全非常注意，飛機師失事，全家人都要受處分，而且飛機是不能隨便起飛的，遇到陰天或下毛毛雨也不飛，我由塔什罕到阿富汗，僅數小時行程；但却在機場內等了一天，仍不見有消息，到晚間八時，機場方才宣佈，飛機不飛了，二十餘位旅客只得住下，而從機場接待室到旅館有一大段距離，却没有車子接送，所有行李全是大人小孩自己提過去的，分房間時，俄人對教授優禮有加，我也就順理成章的分到一間房間，另有阿富汗人三名則分配在一個房間裏同住。於是，這三個阿富汗人便將心中積忿，一股腦兒發了出來，破口大罵：蘇聯是一個血腥社會。

我們所換乘的飛機，分明說好是在翌晨九時半起飛，可是天方拂曉，剛剛六點鐘，侍者便來擾人清夢，叫我們起床準備登機。——這種情形

，在蘇聯各地率皆如此，原因是俄國人一向把坐飛機看得很嚴重。起身後，天上仍在下雨，由旅館到機場，距離很遠，又無汽車接送，旅客們又得自己把行李搬到機場去，實在是不勝其煩，我由於連日勞累，實感身體吃不消了，就試著撥一電話給航空公司要他們派車來接。阿富汗人聽了，難以置信，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經筆者用電話接洽後，果然有車駛來相迎，於是阿富汗的學生們高聲叫好，歡聲喊道：

「中國學者革命成功了！」

機場上，俄國人對於阿富汗學生，檢查特別嚴格，尤其是公事包，更是一點不肯放鬆。他們對於筆者的記事冊，也從頭到尾細看一遍，雖然他們不識中英文字，但當他們看到德柳辛的通訊處時，馬上就拿進辦公室，加以查詢，足足耽擱一個半小時方才交回筆者的手中。

離開蘇聯國境，抵達阿富汗後，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筆者頗有如釋重負，一身輕鬆的感覺，覺得非常之興奮愉快，阿富汗學生大喝白蘭地酒，筆者一時興起，也喝了一大杯。

同行的阿富汗學生中，有一位坦然自承，他曾與無數蘇聯女子，發生過性行為，證明了蘇聯的性泛濫，情況相當的嚴重，再加上俄國人一向酗酒，賺了錢也沒處花用，養成了他們疏懶散漫，得過且過的習慣。與美國人的自由競爭，人人奮發努力，恰成鮮明的對照。就從美俄國民生活習慣這一件小事上來，美俄國力的競爭，蘇聯如欲迎頭趕上，祇怕是相當不容易的。

事實上，在共黨社會主義國家中看來，一切

既全屬國家所有，便毫無競爭性了，人民做事就趨於閒散，毫無效率可言，在共黨國家，一個腦筋靈活而有創見，有活動力的人，是非常苦悶而不得發展的，不像歐美國家，尊重個人的成就與見解，故而進步較快。

另一項例證，則在筆者旅俄時期所見，他們

的地下道，一概用大理石建造，所有的車站，也都是用已逝的名人命名。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見微知著，可證現在的俄國人，猶在嚮望過去，憧憬曩昔的歲月，和美國人的積極進取，目光寄於未來，不是也有很大的分野嗎？

中外雜誌的精華。大千世界的寫真

王成聖等著 中外珍聞

第一集 隆重出版 定價台幣60元

「中外珍聞」係應海內外讀者要求，選輯中外雜誌精華之作，加以改編，輯印成書，第一集要目：王成聖：俠骨柔腸蔡松坡。開國珍聞。中外珍聞。綠林都督陸榮廷。王志恆：霧社事件面面觀。李逸儕：在吳佩孚空軍隊的回憶。梁子衡：人海萬花筒。張谷：詩人與總長。張樂陶：政海秘聞。鈕先銘：首都浩劫身歷記。楊森：爆竹一聲除舊、寶島春回憶瀘州。劉方矩：劊子手的下場。蔣君章：宋案真象。賴景瑚：何鍵和張治中、珍珠橋的懷念。錢歌川：博士古今談、男女之間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雜誌社。